

Parker (1878) 所记汉口话口语词考释

A study on Hankou colloquialisms in Parker's record in 1878

趙 葵欣

ZHAO Kuixin

要旨：本文はイギリスの中国学者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 が 1878 年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に発表した、*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に記された漢口方言の資料を考察している。およそ 1 世紀半前の話し言葉である 51 語を、漢口方言辞書・児歌（児童歌謡）・執筆者の調査に基づいて、それぞれの現在武漢方言における言い方や変化を整理した。2 語を除き全て現代漢口方言に残っていて、6 割以上が現在の日常会話でもよく使われていると結論した。またこれらの語に記されたウェード式発音表記を利用して、19 世紀以降漢口方言の音声変化や、語彙論の視点から見える語彙変化の特徴も検討した。

关键词： 汉口话 词汇 19 世纪中期 方言口语

一、引言

1.1 关于 Edward Harper Parker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 是英国汉学家，中文名庄延龄。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西方最有影响的介绍中国的作家之一。Marshall (1984) 曾评价 Parker 说，在他的那个时代，Parker 无疑为西方人了解和欣赏中国及中国人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① 参见 Marshall, Philip R. (1984)。转述部分的英语原文为：unmistakably positive thrust in the works of Giles and Parker that played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est's apprecia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arker 生于利物浦, 在伦敦跟随著名的 James Summers^②学过一年汉语。于 1869 年来华, 开始在英国驻北京领事馆工作(最早的身份是学生口译员), 后相继在英国驻上海、汉口等领事馆任职, 直至 1895 年回国。他离开中国后返回利物浦, 先在利物浦大学做中文讲师, 1901 年起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任中文教授。

Parker 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 30 年, 在此期间, 他多次在中国西部、南部做长途旅行, 留下了不少游记。他不仅广泛阅读汉语书籍, 而且似乎对身边的一切都深感兴趣。所以虽然 Parker 在当时是以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经济和外交关系的书和文章而著名, 但其实他还留下了内容丰富多彩的多种文章和笔记, 其中包括关于苗语的笔记、关于马建忠语法的综述, 他还整理过客家山歌的目录(list), 甚至还翻译过中国古典诗词^③。

在 Parker 留下的众多文章及笔记里, 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和记录近年来特别引人注目。因为 Parker 对方言口语特别感兴趣, 因此记录了很多当时当地的语音和口语词汇, 这在口耳相传、缺乏书面语文献的方言研究中特别珍贵。Parker 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和记录涉及了广东话、客家话、温州话、北京话、天津话、太原话、扬州话、南京话、宁波话、汉口话、四川话等十几种方言。被称为是第一位不是为了传教而学习汉语方言的西方人(Branner 1999)。

陈泽平(2003)在研究 19 世纪传教士记录的 5 种福州方言资料时, 将传教士所记文献与 Parker 的记录进行了对比。他指出, Parker 擅长方言语音分析, 特别擅长于将不同方言的类似音素或调值以及音节构造放在一起比较。因此, 他对福州话某些声母韵母和调值的描写说明更加具体明确。这一评价充分说明 Parker 在方言记录方面的优秀能力, 也证明其记录的方言资料是很可靠的。

1.2 Parker 有关汉口话的记录

在 Parker 留下的诸多方言资料中, 跟汉口话有关的资料有二:

一是 1875 年在 *The China Review* Vol. 3 上发表的一篇短文 *The Hankow Dialect*。这篇短文虽然只有 4 页, 但是以北京话为参照点, 用威妥玛拼音将汉口方言语音整理为 316 个音节, 5 个声调, 还注明了若干异读现象, 是 19 世纪中期汉口话语音的宝贵资料。

另外一份是他 1878 年在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上

② James Summers (1828—1891), 又名佐麻须, 英国教育家、东洋学学者。曾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 (St. Paul's College) 首任首席教师 (Headmaster)。1873 年受日本明治政府聘请, 在东京开成学校 (东京帝国大学前身) 教授英国文学和伦理学, 培养出了冈仓天心、井上哲次郎等著名学者。

③ 关于 Parker 的各种文章及手稿, 具体参见 Branner (1999)。

发表的一篇长文“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这篇论文着重介绍了北京（Peking）话、汉口（Hankow）话、广东（Canton）话、福州（Foochow）话中的一些口语词。他指出这些词在当时出版的词典里都找不到，甚至没有字。在汉口话部分，他加上了小标题“WAIFS AND STRAYS IN THE HANKOW DIALECT（汉口话里的流浪儿——笔者译）”，记录了50个他听到的当时汉口方言口语词。因为这些词无词典收录，故被他称作“流浪儿”。这50个词也都是用威妥玛拼音记录的，每个词条有编号，然后是读音（右上角标声调），后面用英语注明意思，但是完全没有汉字。如“3. Hao¹: to swim.”，表示第3号词，读音Hao¹，意思是swim。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Parker在1878年记录下的汉口话口语词。

1.3 现有研究回顾

如前所述，Parker由于特别关注方言口语，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Branner（1999）收集整理了Parker从1875—1908年间关于汉语、汉语方言的手稿近40种，不仅详细介绍了Parker的生平、阐述了Parker的语言观，还对其田野工作所得资料进行了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对比研究，特别针对北京话做了考察。

Coblin（2018）专门研究了Parker在“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一文中涉及到的汉口话部分，主要是对照《武汉方言词典》（朱建颂，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和《汉语方言大词典》（王勉、郑仁甲，中华书局，1999）对其中的50个词进行了一一确认。不过Coblin（2018）的研究尚存在一些问题，不仅有20%多的词尚未明确，考释部分也还有一些错误。比如第29号词，Parker记“Sa¹”有“Who”的意思，Coblin（2018）表示不可解，认为武汉话询问人应该是“么人”，不会用“Sa¹”。但是实际上，汉口话口语中有一个合音词，为“是哪个”的合音，正是读为[sɑ⁴²]，可见Parker一个半世纪前的记录完全正确。除此之外，Coblin（2018）的研究不涉及考本字，因此在这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以下本文首先一一考证Parker（1878）记录的50个汉口话口语词，将其转写成合适的汉字，并进行解释说明。然后对照现代武汉方言的情况，考察这些词表现出的在语音及词汇演变方面的特点。

二、Parker（1878）汉口话口语词条考释

2.1 体例说明

这一部分的词条考释体例如下：

1. 各词第一行录 Parker (1878) 原文, 编号也沿用原文。下一行为笔者考释, 首先用汉字写出该词, 汉字后用国际音标标注该词在现代武汉方言中的读音, 注音之后是释义和解说。

2. 上行 Parker (1878) 所记词的声调只标调号而无调值, 笔者对所有词均标注调值, 轻声在音节前标 “·” 表示。Parker (1878) 原文送气用上标 “’” 表示, 笔者注音时采用现在通行的国际音标注音方式, 用上标 “h” 表示送气音。

3. 所有词尽量用本字, 非本字而以同音字替代时用斜体表示。尚未考证到本字而又无同音字时用 “□” 表示。难懂的方言例句用小字下注普通话说法。

4. 注释中《武汉》指《武汉方言词典》(朱建颂编纂, 1998); 《歌谣》指《武汉民间歌谣》(朱建颂辑注, 2011); 《湖北》指《湖北常用方言词典》(高进智编, 1995)。《现汉 7 版》指《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商务印书馆, 2016)。其它所用字书、词典见文末参考文献。

2.2 词条考释结果

1	Ch'èn ¹ :	sa ³ ch' èn ¹ ; saucy, impudent. Properly Ts' èn ¹ .
		村[ts ^h ən ⁵⁵]: 下流、粗野。撒村[sɑ ⁴² ts ^h ən ⁵⁵]: 说粗鲁下流的话。 《湖北》p. 21 写作“𪗇”, 并注主要用于鄂东, 即新洲、黄冈、浠水等地。《现汉 7 版》p. 1119 收“撒村”, 注为方言用法。
2	Ch'ien ⁴ :	to covet.
		𪗇[tɕ ^h ien ³⁵], 羡慕、渴望。《字汇》p. 359: 虚严切险平声【方言】: 青齐呼意所好为𪗇。可见“𪗇”为本字。 《歌谣》p. 1: <十毛歌>: 大毛跑, 二毛撵, 三毛捡倒三分钱, 四毛买, 五毛吃, 六毛𪗇得涎直滴, 七毛捡倒个手榴弹, 炸得八毛团团转, 九毛回去投法官, 十毛回去挨扁担。
3	Hao ⁴ :	to swim.
		𪗇[xau ³⁵], 从浅水里走。《武汉》p. 194: 河不深就𪗇过去。
4	Hang ¹ :	thick, bulky.
		𪗇[xaŋ ⁵⁵]: 粗、粗大。 《康熙字典》p. 1399: 【廣韻】【集韻】許干切, 音𪗇。【廣韻】大面貌。《现汉 7 版》p. 510 收有该词, 注为方言词。

		北京话表直径粗用[xan ⁵⁵]（笔者调查），这与Parker（1878）在这篇文章的最后（p. 41）将北京话与汉口话做的对比表里，记录的北京话han ¹ 完全一致。
5	Hsien ² :	hsien ² -tsz; a brim.
		舷[cien ²¹³]，舷子[cien ²¹³ ·tsɿ]。 《武汉》p. 270：器物沿边的部分，碗的～、脸盆～。 舷：《字汇》p. 835：胡田切，音贤，船边。可见“舷”为本字。
6	Hsü ⁴ :	a tassel; probably for sui ⁴ .
		流苏或流苏那样的东西，武汉话叫[cy ⁵⁵ ·tsɿ]或[cy ³⁵ ·tsɿ]，但是这个字可能是“穗”，也可能是“须”。《武汉》p. 52：须子啰嗦。
7	Hsüan ⁴ :	to geld.
		斲[cien ³⁵]，给雄鸡去势。《正字通》p. 2487：舊註先諫切，音散，弩也。……今俗雄雞去勢謂之斲與宦牛闌豬鬃馬義同。 《武汉》p. 271收有“斲鸡：去势的公鸡。”一词。
8	Hua ² , or hua ⁵ :	to ford.
		划[xua ²¹³]，武汉方言用“划水”指游泳。但是现在已没有入声的念法，均说为阳平。
9	Huang ³ :	to shake.
		晃[xuaŋ ³⁵]，摇动。例：我在写字，你莫晃桌子。 现代武汉方言也常用。
10	Hun ¹ :	muddy; probably for hun ² or hun ⁴ .
		浑[xuən ⁵⁵]，混浊。也说[xuən ²¹³]或[xuən ³⁵]。 《武汉》p. 315收有“浑水：不清洁，有杂质的水”。关于“混浊”一义，武汉方言现在也有三种说法，跟Parker记录的完全一样。
11	Jên ⁴ :	to toss, fling.
		这个字应该是“扔[nən ⁵⁵]”，义为“丢弃”。但是当时的汉口话说[zən]。应该说这个词本身并不是汉口话的特征词，大概因为读音特别而引起了Parker注意。
12	Ka ¹ :	ka ¹ -lúo ⁵ ; abrupt, terse.
		不可考。

13	Ka ⁵ :	to snip, cut. Ka ³ -la ¹ ; a corner, a resect.
		这一条包括两个词： ①轧[kɑ ²¹³]，动词，剪。《武汉》p. 77：拿起剪子就轧。 ②杓晃[kɑ ²¹³ na ⁵⁵]，名词，角落。也说[kv ²¹³ nau]、[ko ²¹³ no]、[ko ²¹³ nau]。
14	Kan ¹ :	kan ¹ -lan ¹ ; difficult; probably a transitory form of chien ¹ .
		艰[kan ⁵⁵]，艰难[kan ⁵⁵ nan ²¹³]：艰苦、困难。现在武汉方言一般说[tcien ⁵⁵ nan ²¹³]，但是笔者询问80岁以上的老人，表示确实听过[kan ⁵⁵ nan ²¹³]的说法。
15	Kê ³ :	to give: probably a form of chi ⁵ .
		给[kv ⁴²]。给予义动词。
16	Kên ³ :	complete, wholesale.
		梗[kən ⁴²]，完整，整个。 《武汉》p. 297：鸡蛋吃梗的。/梗块布/梗栋房子。
17	Kên ⁴ :	a wale or bruise-stripe.
		碾[kən ³⁵]，印子，痕迹。例：他打赤膊睡倒竹床高头，身上都是些碾碾他没穿上衣在竹床上睡觉，身上都是一条条的印子。 《字汇》p. 697：碾，苦恨切，戛去声。石有痕曰碾。故此应为本字。由石头上的痕迹引申为人或其它物体上的痕迹。
18	Ko ⁵ :	ko ¹ -tsz; a scab, a pimple.
		圪[kv ²¹³]，圪子[kv ²¹³ ·tsɿ]：身上的污垢。 《武汉》p. 127 写作“圪渍”。 《歌谣》p. 85：〈好垃圾〉：一个伢的妈，好垃圾，洗脚的水，调粑粑，身上的圪子搓麻花，围桶盖子敬菩萨。
19	Kung ³ :	to grub with the nose like a pig.
		拱[koŋ ⁴²]，顶、钻。还可以念作[koŋ ³⁵]。 《武汉》p. 358：拿拱子膝盖拱了两下。拱进拱出。《歌谣》p. 121：河南侑侑，挑担屈屈。我去接他，他说我打他；我去送他，他说我拱他。

20	Lai ¹ :	dirty. Lai ¹ -sai ¹ ; slovenly.
		<p>① 赖[nai⁵⁵], 脏。《武汉》p. 148: 赖, 同拉瓜。即第18条解说部分引用的《歌谣》〈好垃圾〉的“垃圾”, 但都不是本字, 只是同音替代而已。不过 Parker 所记这个词是没问题的, 表示“脏”武汉方言确实有[nai⁵⁵]一词。</p> <p>②后面的词 Lai¹-sai¹, 在《湖北》p. 141 记为“襍襍[nai⁵⁵tsai³⁴], 脏, 不干净。”但是也似非本字。因为据《字汇》p. 937: 襍, 义为不晓事。似乎跟“不清洁、不干净”意思有一些距离。</p> <p>另外, 武汉方言有[t^ha⁴²·sa]一词(《武汉》也收有 p. 70), 表示不修边幅。这和 Parker 所记 slovenly 的意思完全一致。所以也可能 19 世纪中期 Lai¹-sai¹ 一词读音发生了变化, 演变为现在武汉话里的[t^ha⁴²·sa]。</p>
21	Lung ⁴ :	lung ¹ pi ⁵ -tsz; nasal.
		<p>齶[ŋoŋ³⁵], 齶鼻子[ŋoŋ³⁵pi²¹³tsɿ]: 鼻塞, 鼻子不通气; 鼻音很重。《武汉》p. 354: 臭猪头有个齶鼻子菩萨闻。</p>
22	Mê ⁴ :	the reverse of coins; tsz ¹ -mê ¹ , “heads or tails.”
		<p>□[mɛ³⁵], 铜钱或硬币没有字的一面, 也说[mv³⁵]. 《武汉》p. 142 写作“漫”, 非本字。字-□ [tsɿ³⁵]-[mɛ³⁵]: 铜钱或硬币有字的一面和无字的一面, 引申指“头-尾”、“正-反”等。小儿游戏, 将一枚铜钱(硬币)在桌上旋转, 尚未停止前以手覆之, 请猜哪一面, 问“字-□”?</p>
23	Ma ¹ :	ma ¹ -sa ¹ ; to gloss over, to hide a fault.
		<p>麻沙[ma²¹³sa⁵⁵], 打马虎眼、隐瞒或故意不说实情。 《武汉》p. 59: 他把钱麻沙了。/专门到处麻沙。</p>
24	Ko ¹ , kou ¹ :	lien ¹ -ko, ts ¹ ou ¹ -ko ¹ , to draw lots, to raffle. Probably a form of chiul which, however, is read kou ¹ by some.
		<p>坨[t^ho²¹³]: 阩。拈坨子[nien⁵⁵t^ho²¹³tsɿ], 抽坨[ts^ho⁵⁵t^ho²¹³]: 抓阩。《武汉》p. 263、《湖北》p. 151 均记有此词。</p>
25	Ou ⁴ :	ou ¹ -jê ¹ ; sultry.
		<p>焜[ŋou³⁵], 焜热[ŋou³⁵ny²¹³], 气压低, 湿度大, 潮湿闷热。 《湖北》p. 139: 天气焜倒得, 要下雨了。</p>

26	Pieh ⁴ :	tso ³ -pieh ¹ -tsz; left-handed.
		左撇子[tso ⁴² pie ⁴² tsɿ]: 习惯用左手使用器物的人。武汉话也说[tso ⁴² phei ⁵⁵ tsɿ]。《武汉》p. 103 收有“左坯子”。
27	Po ¹ :	po ¹ -lo-kai ¹ ; the knee-cap.
		菠萝盖[po ⁵⁵ no ²¹³ kai ³⁵]: 膝盖。 《湖北》p. 9 指出此说法主要见于鄂西北, 即襄阳、枣阳等地。现代武汉方言多说磕膝头[k ^h y ²¹³ çhit ^h ou ²¹³]。《武汉》p. 128 收磕膝头[k ^h y ²¹³ çhit ^h ou ²¹³]一词。
28	Sa ¹ :	see ma ¹ .
		见词条 23, 麻沙。
29	Sa ⁴ :	who? what? Sa ¹ -tung ¹ -hsi ¹ , what is it?
		口 [sa ⁴²], 武汉方言询问是谁, 可以说[sa ⁴² kuo ³⁵], 是“是哪个”的合音形式。因为是合音形式, 此处不记汉字。 《歌谣》p. 162: 一个葫芦七个眼, 哪个猜倒了是神仙。对面山上一个柜, 哪个猜倒了哪个睡谁猜中谁睡。 这种由系词“是”跟疑问词“哪个”复合成新疑问词的用法, 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看是构成新疑问词的一种手段。比如现代汉语询问事物的疑问词“什么”, 实际上是古汉语中“是(何)物”演变而来(吕叔湘 1985、江蓝生 1995、刘丹青 2001)。湖北阳新话还有“(是)何”表示“怎么”的疑问词。这个[sa ⁴² ko ³⁵]是很有汉口话特点的一个词。在 1921 年出版的汉口话教材《汉口语自佐》里也记有这一说法, 详细可参见赵葵欣(2012: 26)。 不过问物, 一般不用“啥”, 而是用“么[mo ²¹³]”。这里的 what is it? 记为[sa ⁴² ton ⁵⁵ ci ⁵⁵], 应该不是武汉话, 可能是在武汉听到的其它地方的方言。武汉一直是交通要道, 聚集有不少外地人也不奇怪。
30	Sao ² , or shao ² :	hung ² -shao ² , the sweet potato.
		苕[sao ²¹³]: 红薯。也说红苕[xon ²¹³ sao ²¹³]。Parker 记录这个字的时候, 声母有两个: [s]和[ʃ], 也就是说武汉方言在 19 世纪中期是有舌尖后音的。这一现象也见于 Parker (1875) 所记录的汉口语音。
31	Ta ⁵ :	hua ⁵ -ta ⁵ -ta ⁵ ; to slip down, a slip or fall.

		<p>跹[ta²¹³]: 摔倒。《武汉》p. 63: 跹倒了/跹伤了。</p> <p>滑跹跹[xua²¹³ta²¹³ta²¹³]: 义为“滑倒”。是滑跹倒[xua²¹³ta²¹³tau]在口语中的音变。</p> <p>跹: 《广韵》注“他达切, 足跌”, 可见是本字。</p>
32	T'ang ³ :	to ford.
		<p>盪[tʰaŋ³⁵]: 划(船、划子)。</p> <p>《武汉》p. 325: 盪船/盪桨/盪不动。</p> <p>《湖北》p. 207: 盪渡/盪桨。《湖北》写作“趟”, 是同音替代。《广韵》盪: 他浪切, 儻小韻 宕開一去宕透; 盪行又度朗切。可知“盪”应为本字。</p>
33	Tê ⁵ :	tê ⁵ -lo ⁵ , a spinning-top
		<p>得螺[ty²¹³no]: 陀螺, 一种玩具。</p> <p>《武汉》p. 121: 玩得螺/得螺屁股坐不住。</p>
34	Ten ⁴ :	a heap; to throw.
		<p>顿[tən³⁵]: 搁、放、存。</p> <p>《武汉》p. 287: 财发十年无顿处。</p> <p>《湖北》p. 41: 把碗顿到桌子上。</p>
35	T'ên ⁴ :	ta ³ -t'ên ¹ ; a hitch, an obstacle.
		<p>口[tʰən⁴²]: 路不平, 颠簸。打口[ta²¹³tʰən⁴²]: 中间停顿。例: 背这点东西就打了几回口[tʰən⁴²], 你莫样学的啊? 背这么点东西就停顿了好几次, 你是怎么学习的啊?</p> <p>《武汉》p. 288: 坐车子口[tʰən⁴²]人。/他说一句要口[tʰən⁴²]一下。《武汉》写作“志”字。但《字汇》(p. 357)等书“志”意思都只有“心虚也, 怯也惧也”, 因此和“颠簸、停顿”义不符, 应不是本字。但笔者也没有考证到本字, 故此处以“口”代之。</p>
36	T'ieh ⁵ :	see yü ² .
		见 50 条 熨帖。
37	T'ien ³	pi ⁵ -t'ien ¹ ; snot, mucus.
		<p>鼻澳[pi²¹³tʰien]: 鼻涕。</p> <p>《武汉》p. 12: 流鼻澳/清鼻澳/鼻澳吊吊的。</p>
38	Tou ⁴ :	to mend. Tou ¹ -li ³ , inside.

		<p>这一条包括两个词：</p> <p>①斗[tou³⁵]：拼合、拼凑。</p> <p>《武汉》p. 210：碗破成两半边，不消斗得。</p> <p>②窠里[tou³⁵ni]：里面、里边儿。</p> <p>《武汉》p. 210：河窠里/车子窠里。《歌谣》p. 89：土窠里生，土窠里长，麻布袋子统和尚。这是一个谜语，谜底为“花生”。</p>
39	Ts'ang ¹	lien ² -ts'ang ¹ , a flail.
		<p>昌[tsh'ang⁵⁵]，连昌[nien²¹³tsh'ang⁵⁵]：连枷，一种农具，用于分离谷物的外壳。</p> <p>《武汉》p. 264 注明为武汉郊区话。《湖北》p. 152 还记作连杖、连杆。</p>
40	Ts'ên ² :	to lay down, to place.
		存[tsh'ên ²¹³]：放置、存放。《武汉》p. 292：你存不住财。
41	Tsou ⁵	to sprain.
		<p>蹠[tso²¹³]：四肢软组织扭伤。例：我昨天下楼梯把脚蹠了，几倒霉呢昨天我下楼的时候扭伤了脚，真倒霉。</p> <p>《湖北》p. 264：蹠手/蹠脚。</p>
42	Ts'ou ⁵	ts'ou ⁵ -hsin ¹ , "brand-new."
		<p>簇[tsh'ou²¹³]，簇新[tsh'ou²¹³cin⁵⁵]：崭新。</p> <p>Parker (1787: 43) 将此处的 Ts'ou⁵ 对应于北京话的 Ts'u¹，可见就是“簇新”这个词。这个词应该说并不是汉口话里特别的词，大概因为其发音与北京话不同而引起了 Parker 的注意。</p>
43	Tsz ¹ :	to rub. Tsz ¹ -liu ¹ , the katydid, or cicada. Tsz ¹ wu ¹ -lo, to smudge.
		<p>这一条包括两个词：</p> <p>①支[tsh⁵⁵]擦，用布等擦拭使干净。</p> <p>《武汉》p. 1：用橡皮支字。/莫把手支眼睛别用手擦眼睛。</p> <p>②知遛[tsh⁵⁵niu]：蝉。关于“蝉”的说法，武汉话主要有两种：知丫[tsh⁵⁵ia]、知了[tsh⁵⁵niau]。</p> <p>《武汉》p. 1 收有这两种说法。</p>

		《湖北》p. 260 指出[tsɿ ⁵⁵ niu]的说法主要见于鄂东，即新洲、黄冈和浠水等地。笔者记忆中武昌也说[tsɿ ⁵⁵ niu]。
44	Ts'z ¹ :	ts' z ¹ -ts' u ⁵ -lai, to project.
		<p>摘[ts^h⁵⁵]: 伸出, 伸展。</p> <p>《湖北》p. 22: 摘手不大笑脸人。/摘脚舞手。</p> <p>摘出来[ts^h⁵⁵tc^h²¹³nai]: 伸出来。</p> <p>《武汉》p. 4: 蚩手、蚩脚动手。用的是同音代替字。</p> <p>据《说文解字》卷十二、手部，摘：丑知切，舒也。从手离聲。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摘”当为本字。</p>
45	Wo ¹ :	fa ⁵ -wo ¹ ; diarrhœa.
		<p>屙[ŋo⁵⁵]: 排泄(尿尿)。</p> <p>《武汉》p. 109: 屙完了。/屙干净了。/屙尿。</p> <p>发屙[fa²¹³ŋo⁵⁵]: 腹泻。《武汉》p. 62 收有此词。</p>
46	Wo ⁵ :	wo ⁵ -chi ⁵ , a blot. Wo ⁵ -ts' o ⁵ , dirty.
		<p>齙[ŋo²¹³]、齙齙[ŋo²¹³ts'ho²¹³]: 脏、脏乱。这个词在武汉口语中用得很多，不仅指外部环境的脏乱，还可以用来指人或人的行为恶劣。例：你这个人蛮齙齙咧。《湖北》p. 139 收有“浼糟、浼脏”，意思一样。</p>
47	Ya ¹ :	a child.
		<p>伢[ŋa²¹³]或[ia²¹³]: 孩子、儿童或子女。</p> <p>《歌谣》p. 25: 小伢是一把伞，又好遮阴，又好躲懒。</p>
48	Ya ⁵ :	ya ⁵ -tsz; a maggot.
		不可考。
49	Yeh ⁴ :	to swallow, probably for yeh ⁵ .
		<p>咽[ien³⁵]: 把菜肴搭着主食或酒吃下去。</p> <p>《武汉》p. 274: 这菜要咽两碗饭。《湖北》p. 238: 吃饭咽菜。/这牛肉干是咽酒的菜。还可以说“咽茶、咽菜、咽酒、咽饭”。《歌谣》p. 102: 城门城门鸡蛋糕，芝麻绿豆糕；吃稀饭，咽辣椒，走到门口滑一跤。</p>
50	Yü ² :	yü-t' ieh ⁵ , finished, done, all. Probably a local use of the word yü ² -t' ieh ⁵ , proper, satisfactory.

	熨[y ²¹³]、熨贴[y ²¹³ tie ²¹³]：完结、妥当、满意。 《武汉》p. 53：事情熨贴了。/房里收拾熨贴了。/办得蛮熨贴。
--	---

三、分析及讨论

3.1 词汇分析

以上根据 Parker 的记音和英语释义，利用武汉及湖北方言词典、湖北及武汉地区的儿歌等口头文学资料并笔者的调查，对 19 世纪中期的这些汉口话口语词进行了考证和转写。首先要说明的是，Parker 这份资料按照他自己的编号是 50 个词，但是记录中 23 号与 28 号词互见，36 与 50 号词互见，也就是 23 号与 28 号是同一个词，36 与 50 号是同一个词。但是同时第 13 号、第 38 和第 43 号实际上包括两个同音词（具体见上表），所以从总数来说实际上是 51 个词。

这 51 个词中只有两个没有考证出来，分别是第 12 号 Ka¹ 和第 48 号 Ya⁵。12 号 Ka¹ 的英语释义是“突兀、生硬”，形容词；48 号 Ya⁵ 的英语释义为“蛆的幼虫”，名词。其余 49 个词都能在现代武汉或武汉附近地区，如新洲、黄冈和浠水等地的方言中找到，说明这份资料是真实可靠的。

在已考证出的 49 个词中有一个疑问之处，即第 3 号词与第 8 号词的释义。第 3 号词“3. Hao¹: to swim.” 的“Hao¹”([xau³⁵]浣)在武汉方言里应该是“涉水”的意思，即“to ford.”。而第 8 号词“8. Hua², or hua⁵: to ford.” 的“Hua²”([xua²¹³]划)的意思才是“游泳”，swim。也就是说第 3 号词和第 8 号词的释义应该对调：读音为“[xua²¹³]”的这个词在汉口话里是“游泳”的意思，而读音为“[xau³⁵]”的这个词，意思是“涉水”。这两个词意义的区别有可能是 Parker 弄反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现象。武汉在长江、汉水交汇处，市内由长江、汉水分割为三镇，因此武汉人游江玩水是家常便饭，反映在词汇上深水中游泳叫“划[xua²¹³]”（也说“划水”），而浅水中则曰“[xau³⁵]”。由水深浅而使用不同动词的现象反映了武汉临江面水、日常与河流打交道的地域特点，这种差异 Parker 弄错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两个没有考证出的词以外，Parker 所记录的这些词，在当今汉口话中有的常用，有的不太常用，有的已经几乎不用了。方言中词的使用情况难以进行词频统计，因此笔者以本次对高龄段汉口话母语者（80 岁以上）及中年段汉口话母语者（40-50 岁）的调查，参考笔者的内省，用以下标准确定“常用、次常用和已不用”三个类别：高龄段和中年段均认为常用的归为“常用”。高龄段认为使用、中年段回答不用的归为“次常用”。高龄段回答听过

但自己不怎么使用、而中年段表示完全没听说过的归为“已不用”。据此可将考证出的 49 个词整理为下表一：

表一 现代武汉方言中 49 词的使用状况^④

常用 (34)	2. 炊 3. 浣 5. 舷 6. 须(穗)子 7. 鞞 8. 划 9. 晃 10. 浑 11. 扔 15. 给 16. 梗 17. 碾 18. 圪/圪子 19. 拱 21. 艄/艄鼻子 26. 左撇子 29. □[sa ⁴²]/[sa ⁴² kuo ³⁵] 30. 苕 31. 跽 32. 盪 33. 得螺 34. 顿 35. □[tʰən ⁴²] 37. 鼻澳 38. 斗/窠里 40. 存 41. 躅 43. 支/知遛 44. 摘 45. 屙/发屙 46. 龛/龛龛 47. 伢
次常用 (9)	13. 轧/沓晃 14. 艰难 20. 赖 23/28. 麻沙 27. 菠萝盖 36/50. 熨/熨贴 42. 簇/簇新 49. 咽
已不用 (6)	1. 村 4. 预 22. □[mɛ ³⁵] 24. 坨/抽坨 25. 焯/焯热 39. 昌/连昌

从表一可见，这 49 个词有 66.7% 在现代武汉方言中仍常用，17.6% 次常用，另有 11.8% 已经不再使用。从词性来看，“常用”组里动词最多，共 17 个、其次是名词 9 个，第三是形容词 7 个，还有 1 个疑问代词。“次常用”组中形容词多于动词，动词又比名词多 1 个。“已不用”和“不可考”的几个词均为形容词和名词，无动词。详见下表二。

表二 4 种使用状况中的词性分布对照表

	常用	次常用	已不用	不可考
动词	17	3	0	0
形容词	7	4	3	1
名词	9	2	3	1
疑问代词	1	0	0	0
合计	34	9	6	2

④ 为行文方便，以下只写序号和汉字，不再注音。同音替代仍用斜体，无汉字时用“□[国际音标]”表示。

表二的数据提示我们,动词的稳定性最强,而仔细考察这 17 个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方言口语中的动词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跟身体主要是手、足动作有关的动作动词,如“3. 捞、8. 划、9. 晃、11. 扔、15. 给、19. 拱、31. 蹠、32. 盪、34. 顿、8. 斗、40. 存、41. 躅、43. 支、44. 摘”。另外还有表示生理行为(排泄)的动词“45. 屙/发屙”和一个心理动词“2. 忤”等。形容词和名词的稳定性弱一些,特别形容词,现在“次常用”、“已不用”加上“不可考”组里的形容词词多于“常用”组,也就是说大约 150 年前的这些形容词有一半已经不怎么用了,甚至有的已经淘汰。当然这次考察的词数目有限,结论也有局限性,但是这些数据还是很好地体现出了词汇系统中基本词汇的稳定性。

通过本次考察,还可以看出武汉方言词汇系统演变速度有加快趋势。高龄段汉口话母语者能辨认出 51 个词中的 49 个,但是这些词对笔者来说,能直接说出的几乎只有一半,其余都需要借助保存老派汉口话的资料才能找到。笔者对另外 40-50 年龄段的汉口话母语者的调查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这说明,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词汇的保存都没有问题,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 50 年,这些方言词在口语中继续使用和保留的情况改变了。也就是说 Parker 记录的这些汉口话口语词在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中期的 100 年间变化慢,几乎都留在口语中,而 20 世纪中期以后,这些汉口话口语词面貌已经逐渐模糊,有将近一半在中年段以下的武汉人口语中已经不见,显示出整个词汇系统变化加快的倾向。这大概跟中国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推广普通话^⑤、方言使用逐渐减少有一定关系。

3.2 语音分析

因为 Parker 的这份资料是用威妥玛注音字母记录的,所以能转写为国际音标,从而与现代武汉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以下主要从声母、韵母及声调三个方面讨论一个半世纪前的汉口音与当今武汉方言语音系统的不同之处。

3.2.1 声母

声母方面的变化比较多,具体如下:

3.2.1.1 19 世纪中期 Parker 的记录里,汉口话有舌尖前音 [ts ts^h s] 和舌尖后音 [tʂ tʂ^h ʂ] 两组。不过这两组只是音位变体,因为它们并不区分意义。如词条 30,关于“苕”的记音

⑤ 推广普通话,简称“推普”。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确立了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该文件明确对普通话做了规定,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1986 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 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提高全民普通话应用水平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Sao², shao² 并而列之, 可见这个词当时有人说 Sao², 有人说 shao², 都不影响意思表达。这表现出知章组开始相混的情况。70 年后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 72) 里汉口音就不见 [tʂ] 组, 只有 [ts] 组了, 说明知章组完全合流。现在汉口话也是如此, 只有舌尖前音 [ts tsʰ s] 而没有舌尖后音。

3.2.1.2 关于鼻音 [ŋ] 和边音 [l]

Parker (1878) 里记录了边音 [l], 比如词条 13 右边的 Ka⁵-la¹、14 右边的 kan¹-lan²、20 Lai¹、21 Lung¹、24 右边的 lien¹-ko、27 右边的 po¹-lo-kai¹、33 右边的 tē⁵-lo⁵、38 右边的 Tou¹-li³、39 右边的 lien²-ts'ang¹、43 右边的 Tsz¹-liu²、44 右边的 ts'z'-ts'u⁵-lai。这些在现代武汉话里都是声母 [ŋ], 现在的汉口话里是没有边音 [l] 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另外两本汉口话方言资料——《马可福音》汉口话译本 (L. H. Paterson, 1921) 和教授日本人汉口话的教材《汉口语自佐》(江矜夫, 1921) 里, 都记录有 [ŋ]、[l] 两组声母^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 里, 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书中所记武昌 (p. 50)、汉口 (p. 72) 的声母都只有鼻音 [ŋ], 没有边音 [l] 了。由此可见, 汉口话古泥、来两组相混, 应该是二十世纪初以后才完成的。

根据叶玉英 (2020) 的研究, 汉语里·n-、·l-不分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战国至汉初的楚方音里就有部分·n-被读成·l-(以母)的情况。而且叶玉英 (2020) 认为, 这种相混并不是受韵母或声调的影响, 而是因为楚人对鼻化度的感知不敏感造成的。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是可信的, 听感上难以区分的音会走向合并是自然的。

3.2.1.3 鼻音声母 [ŋ]

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 Parker 词表里没有出现 [ŋ] 声母, 而对比现在汉口话的发音会发现, 在词条 21、25、45、46 和 47 里, 现代汉口话都是 [ŋ] 声母。这些词在 1878 年前后除了一个是边音以外 (词条 21), 都是读作零声母的 (词条 25、45、46、47), 包括开口呼 ou, 合口呼 uo 和齐齿呼 ia。也就是说, 一个半世纪前汉口话的 ou、uo、ia 零声母字, 在现代都读为了 [ŋ] 声母。这也显示出 [ŋ] 声母在汉口话里的后起性质。至于由边音 [l] 读为 [ŋ] 声母的 [ŋoŋ] (词条 21), 更体现了 [ŋ] 声母在汉口话中的扩张发展情况。

笔者在本次调查中, 一位 87 岁的汉口话母语者 (1933 年出生) 特别指出, 词条 47 的词“伢”, 以前汉口话只说 [ia²¹³], 并无 [ŋa²¹³] 的说法 (并指出黄陂话说 [ŋa²¹³])。但是就现在的汉口话来看, “伢”说成 [ŋa²¹³] 的情况更多。这也证明了 [ŋ] 声母在汉口话里以前是不用在细音前的。

⑥ 详细参见赵葵欣 (2012: 26、43) 的讨论。

3.2.1.4 见母字和日母字各一个，都与现代方言有些不同。词条 14 的见母字“艰”尚未腭化，读作 Kan¹。词条 11 的日母字“扔”，所记的声母为 j[z]，也就是说 19 世纪中期，汉口话的日母字还未和泥来母字混读。到了 20 世纪中期《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开口韵就多和泥来母字混读了，直至今今。

3.2.2 韵母

韵母方面变化不大。从这些词来看，Parker 记录的韵母跟现代汉口话里基本一致。有变化的主要是词条 7 Hsuan¹，现代汉口话这个音的韵母变为了齐齿呼[ien]，而不是撮口呼[yen]。另外是词条 18 韵母[o]变为[ɤ]，即由圆唇变为不圆唇，但元音的位置高低、前后均未变。其它词的读音韵母部分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3.2.3 声调

至于声调，最明显的一个规律是汉口话当时的入声，到现在都变成了阳平。表中所有 Parker 标为入声（调号为 5）的词，现代汉口话里无一例外地读作阳平。这个是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很好地验证了汉口话中入声归阳平这一规律。这一资料也表明汉口话在 19 世纪中期还是保留有入声的。

四、小结

本文以 19 世纪英国汉学家 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 于 1878 年在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上发表的长文“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中涉及的汉口话部分“WAIFS AND STRAYS IN THE HANKOW DIALECT”为研究对象，根据当年记录的语音和英语释义，参照方言词典、相关辞书、方言儿歌，再加上笔者的田野调查及内省，对记录中的 51 个方言口语词进行了全面考释。考释结果显示，除了两个词不可考以外，其余 49 个都能在现代武汉方言里找到。本文进而将这 49 个词全部用汉字转写记录，并用国际音标标注了其在现代武汉方言里的读音。

在词语考释基础上，本文还从词汇学视角及语音演变两个方面对这份资料进行了探讨。从词汇学角度来看，这些 19 世纪中期的口语词，有 60% 以上现在仍在武汉方言中常用，包括动词、形容词、名词和一个疑问代词。其中动词特别是与身体相关的动作用词显示出更强的稳定性。从语音方面来看，这份资料体现了 19 世纪中期汉口音的以下特点：A. 存在舌尖前音 [ts ts^h s] 和舌尖后音 [tʂ tʂ^h ʂ] 两组，但两者是音位变体。B. 鼻音 [n] 和边音 [l] 并存。C. 无 [ŋ]

声母。见母未全部腭化，有读[k]现象。日母字也有[ʒ]读音，未和泥来母全混。D. 保留入声。与现代武汉方言音系相比较，可以看到汉口方言音系演变中知章组完全合流、泥（娘）来两组相混、入声的消失（全归阳平）都应该是 19 世纪末以后才完成的。

最后本次研究遗留的问题——尚不明的两词，拟借助另一部 20 世纪早期传教士所著汉口方言词典——*A colloquial English-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in the Hankow dialect* (Grosvenor, M. Donald, 1925, 上海) 作进一步考察，也希望能通过对这部词典的考察揭示在 Parker (1878) 这些口语词之后 50 年汉口话的词汇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 陈泽平 2003. 19 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州方言的几种文献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 期: 34-38 页。
- 高进智编 1995.《湖北常用方言词典》,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江蓝生 1995. 再论“们”的语源是“物”,《中国语文》第 3 期 180-190 页。
- 刘存雨 2018. 庄延龄《汉口方言》所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汉口方音,《方言》第 4 期: 437-442 页。
- 刘丹青 2001. 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语言研究》第 2 期: 71-81 页。
- 吕叔湘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盛益民 2020. 词形构造、词素库藏与语义关联: 汉语方言疑问代词编码方式的类型学研究, 载刘丹青主编《语言类型学集刊》(第二辑): 148-166 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叶玉英 2020. 楚系出土文献所见·n-、·l-不分现象及其源流与成因考,《中国语文》第 4 期: 481-493 页。
- 赵葵欣 2012.《武汉方言语法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编著 1948.《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上海: 商务印书馆。
- 朱建颂编纂 1998.《武汉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朱建颂辑注 2011.《武汉民间歌谣》,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Branner, David P. 1999. The Linguistic Ideas of Edward Harper Park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1): pp.12-34.
- Coblin, South 2009. Glimpses of Hankou Phonological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37, No.2: pp.187-206.
- Coblin, South 2018. Waifs and Strays Brought Home: Edward H. Parker's Early Hànkǒu Colloquialisms,《汉语与汉藏语前沿研究: 丁邦新先生八秩寿庆论文集》(何大安、姚玉敏、孙景涛、陈忠敏、张洪年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08-520 页。
- Ingle, James A. 1899. *Hankow Syllabary*. Hankou: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Marshall, Philip R. 1984. H. A. Giles and E. H. Parker: Clio's English Servant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Historian* 46 (4) : pp.520-538.

Parker, Edward H. 1875. The Hankow Dialect, *China Review*, 3(5): pp.308-312.

Parker, Edward H. 1878.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12: pp.19-50.

字典工具书:

《说文解字》，汉·许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正字通》，明·张自烈，<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166705>（2021/1/20再确认）

《字汇》，明·梅膺祚，<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62550>（2021/1/20再确认）

《康熙字典》，清·张玉书、陈廷敬等编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